

武汉人家

□董川北

难得周末放一天假,睡了个懒觉,起床时已近10点。江南的梅雨季节,大多时候总是淅淅沥沥飘着小雨,我撑着伞去小区对面的“武汉人家”吃早餐。

这家店老板夫妇去年我就熟悉了,三十多岁,老家在湖北。两口子干起活来动作麻利,旋风一般。对待客人总是带着笑脸,让人如沐春风。之前新冠病毒肆虐时,我还曾替身处重灾区的他们担心过好一阵子。直到前不久,看到他们回来,重新开张,才放下心来。

店里已经没有客人,老板夫妇正埋头收拾。我问:“还有吃的吗?”老板抬头,笑盈盈地说:“还有热干面与肉丝面。”“那就一碗肉丝面吧!”

很快,面条就端上来了。面条筋道,面汤鲜香浓郁。我“咻溜咻溜”吃得正欢,门口来了位老乞丐,手里抖着一只不锈钢碗,几枚硬币跳跃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这个场景中,很多老板总是一副深恶痛绝的模样嚷道:“一边去一边去,别影响我生意……”老乞丐是职业人士,他们这种反应也属正常。不过,男老板还是从抽屉里取出两块钱,轻轻地放进了老乞丐的不锈钢碗里。更意外的是,老乞丐正要离开,女老板却大声问:“吃过早饭没有?”老乞丐摇了摇头。女老板说:“你等一等,还剩最后一把面条,送给你吃。”

老乞丐接过肉丝面,竟有点不知所措,踌躇了几秒,然后给女老板鞠了一躬。女老板连忙摆手:“快吃吧,快吃吧!”老乞丐拿着面走了,女老板看着远去的老乞丐,摇摇头,又喃喃自语道:“一把年纪了,做这个,也不容易啊……”

老板夫妇又开始忙碌起来。我一边吃面一边刷着手机新闻,正好看到一篇报道,说今年的疫情,对小本经营的商铺打击最大,特别是餐饮业。好在数据显示,全国各行各业正在恢复中……

我吃完面起身,扫过了墙上的收钱码。刚跨出店门,女老板就追了过来,诧异地问:“您付错钱了吧?”我笑着说是:“没错,两碗肉丝面。”瞬间,女老板明白过来,急忙说:“那怎么行!那一份是我送给他的,怎么能让您买单?”我说:“这次疫情对湖北影响最大,我注意到了,这一条街也只有你们最后回来开业。你们今年生意不好做,好歹我是常客,一碗面钱而已,就别客气了。”说完我转身要走,没想到女老板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急得脸都红了。“不行的,真的不行!今年生意的确没去年好,但店铺老板给我们免去了三个月房租。还有你们老顾客支持,我们生意会好起来的。所以,这钱,必须退!”

为这15块钱,和一个女性在大街上拉拉扯扯,都引起了路人的关注,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女老板说:“好吧,你放开,听你的。”

“这样吧,您下次来吃面,买单。”女老板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商榷。

我无奈地点点头,女老板这才回去了。我抬头看了看店招牌,细雨蒙蒙下,“武汉人家”四个大字,让人倍感亲切……



我的戏精老师

□马海霞

我们是王老师带的最后一届毕业班,她每晚都到教室转一圈儿,有时课间还给我们讲她家孩子的事。

王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学习,读小学时一次数学考试考了79分,王老师瞥了一眼成绩,一脚将大儿子从里屋踹到外屋去了。

王老师说这话时目光斜睨绕教室一周,我等考试分数徘徊在中下游的同学瞬间感觉自己的屁股也仿佛被王老师凌空踹了一脚,忙低头在心里自我检讨。

正忐忑不安时,王老师突然将目光收回,笑嘻嘻地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考试题目出偏了,班里最高分就是79分。大儿子这一脚白挨了,骂也白受了。但做老娘的,骂儿子只凭情绪,没道理可讲。”

王老师小儿子不爱学习,就知道调皮捣蛋,技校毕业后进了工厂干重体力活,也不好干,老羡慕哥哥坐办公室。王老师谈到这里时目光又斜睨绕了教室一周,总结道:“这怨谁呀,上学时不好好学习,工作后后悔,晚了!现在我大儿子是镇党委书记。小儿子嘛……”

高考前,王老师动用了题海战术,我们每天做试题都要做吐了,想松懈时,王老师就在耳畔唠叨她大儿子小儿子的,这鸡汤打下去,我们又满血复活了。有时感觉家长给的压力太大,青春期的火山刚想爆发,便想起王老师当年的凌空一脚。那

么委屈的一脚,她大儿子都忍了,父母辛辛苦苦供我们,偶尔吐槽几句,即使说错,也忍了吧。

高考前一天,王老师又来教室转悠,又谈起了她的大儿子和小儿子。这次剧情延伸,竟有了反转:小儿子因调皮捣蛋在厂里不受待见,后来出来自己单干,现在已经有自己不大不小的事业,买房买车,经济上比大儿子强多了。说着王老师抬起手腕让我们看她的玉手镯,得意地说:“价值好几万块呢,小儿子给买的。塞翁失马,谁也预料不了未来,尽力考就是了,考完就是胜利。至于考上哪所大学,考上与否,都不见得是坏事。考上好学校,将来走我大儿子的路,顺顺利利;考不上,还有其他的路,像我小儿子那条,坎坎坷,但有可能当大老板呢。两条路都是金光大道,我看都不孬。”

嘿,这王老师,捆绑了我们三年,临高考又来给我们松绑来了。

高考结束后,天空突降暴雨,校园里的百年老树都被狂风连根拔起,那晚我们班里的走读生和住校生都没回家,聚在宿舍里吃散伙饭。王老师穿着雨衣也来了,她说她不放心,过来看看,每年她最牵挂走出考场,怕有些学生考试发挥失常,考砸了,心里难过想不开。她看到我们每个人脸上都乐呵呵的,她就放心了。

牵肠挂肚慈母心,我们哪能想不开呀,更何况,可以走的路更多了嘛。

高考志愿

□海陵

苦,将来要后悔的。然而,远和苦都不算什么,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想着往前飞。

我还填了几个师范类的院校,当老师也是我的向往。从小到大,除了家人,接触得最多的人就是老师了,从小学到中学,老师们或严或慈,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我心存感激的同时也想像他们一样将来当一名老师,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家人也赞同,认为对女孩子来说,当老师稳定又体面。只是稍感遗憾的是,我本来是想报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可当时听说南师的中文系比较强,对语文单科的分数要求很高,就没敢报。专业志愿第一个填的是地理系,第二专业志愿报的是政治教育。后来上了南师之后才知道,地理虽是文科考试科目,却只录取理科生;而我的高考语文分数远远超过了中文系的录取线。进错山门,与中文系失之交臂,然既来之则安之,人生路上处处是风景。如今做了近四十年的政治老师,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

时光恍若回到四十年前的那个火热的夏天,我在高考志愿表上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太多的算计和功利的考量,有的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理想、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年轻真好,也许有一些稚嫩、懵懂,但是努力进步,懂得担当,学会成长。

初夏爱恋

□张新文

她是我们的英语代课老师,第一次站在讲台的时候,是六月里的一天。她白色的连衣裙,白皙的皮肤,扑闪着一大双眼睛。

那时候农村学校师资力量有限,请代课老师是很正常的事。她是镇上人,读书早,高中一毕业就来到我们学校教英语。农村孩子读书晚,这样一来,她代我们初三英语课的时候,岁数也大不了我们多少。

六月里,父母每天流着汗忙着割麦子,割完麦子又忙着插秧;我们则坐在教室里,同样也流着汗,因为马上就是中考了。她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炎炎夏日里,她就是我们学校的一道风景。她有好几件裙子,有连衣裙、有背带裙,有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穿在她的身上就是朝气、就是阳光、就是夏日里的晚风,给我们带来了清凉,甚至有迷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恋,反正,那时很想看见她,恨不得每节课都是英语,恨不得放学后她不回镇上、我也不回家,一直上课,要是那样该多好啊!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的巧合,有天放学她真的不回镇上去了,原因是她的自行车坏了,她和我一起把自行车推到我的邻居家修理。邻居家有个修车铺,帮助村民修理平板车和自行车。那天傍晚,我推着车子,老师跟在身旁。一路上我们说话很少,她急得脸变得通红,我说:“老师你别急,车子修好回到镇上也不晚。”她忙说:“不急,不急!”我心里想多看她几眼,可又不敢看,因为感觉师生间总隔着一堵墙,你是你,我是我,老师总是学生尊敬和仰慕的对象,“爱恋”一词貌似污秽了师生间的情义。

她的聪慧和感知力是超人的,好像住在我的心里一样,对我的懵懂和想法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我躲闪的眼神到语无伦次回答问题,她读懂了我的内心世界。她说:“人,总是有感情的,总会遇到这一生该经历的人和事,就好像班车总要一站一站跑下去,只是它不会偏离方向而已。”我知道,她没有批评我的失神和迷茫,而是用班车做比喻,提醒我在求学的路上,不能偏离了方向。

车子修好后,在我家吃过晚饭,我又骑着车子把她送到去往镇上的柏油马路……

月色皎洁,收割后的麦田能听到土坯的崩裂声,那是播种下的黄豆,在弯腰蹬腿顶破土层的束缚,奔跑在绿色的音符上。那些黝黑的田块,是水稻田,蛙声时不时地从那里传来。乡村的夜啊,空寂中有着夏的芳香……

后来,我进了县一中,迈进了更高的学府;她一直扎根在那所学校,并通过考试转成了正式教师。

又到夏天,今年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初恋”,我敬仰的这位老师!

